安边营堡的兴衰

安边、定边、靖边统称“三边”,都是陕北重镇。安边古名“深井儿”,今行政名安边镇,百姓称安边城,属定边县的一个乡镇。

安边营堡

定边境内的长城,亦如一条巨龙,时隐时现,蜿蜒曲折,从吴起县周湾镇的罗涧,跨过了一条沟,进入定边的郝滩乡侯圈村,向西经过学庄、安边后,又几乎以一条直线经砖井、贺圈、定边县城、盐场堡的王圈梁,出定边界到了盐池县东郭庄。

这是定边县境内的一段明长城,安边营堡就在这段长城上。安边营堡距南边的郝滩柳树涧堡40里,距西边的砖井堡50里。明朝正统二年(1437)安边与定边同时筑营,分别因“安定边疆”“底定边疆”而得名。清雍正年间,改安边营为安边堡,设把总。

安边营为正方形,城墙高10米,地下用大青石铺垫,城墙中为胶土外为砖,夯土层十厘米左右。城墙边长570米,城面积一平方公里有余。城墙宽度可并行四匹战马同时通行。城墙设有马面12个,城四角各有角台,角台上设有角楼,分别是二层台。北墙中段有魁星楼。城中心建有鼓楼,西街设一牌楼,与鼓楼遥遥相对。城郭设有东、西、南门。东、西有瓮城,是防御比较完整的重要城堡。

登高远看,安边营堡好像建在了平川的低洼处,然而,营堡建成至今,从未遭遇过水患。传说,营堡中有避水珠。并传,建安边营时选址并不在此,是一个白狐狸把建营堡的旗旗叼放到了此处,因此,就在此建了安边营。八十年代,城墙已是残垣断壁,孩子们经常到北城墙的文昌阁上玩耍,一天,几个孩子在文昌阁废墟的土层中,挖出了一个拳头大小的发光明珠,随即让人用五元钱买走了,至今不知去向,不知是不是传说中的避水珠。

1962年,母亲被精简下放到了石洞沟乡的赵墩村长达17年。那时,我经常和妈妈一起去安边城里看爷爷奶奶。往返都要从东城门进出。每次经过深邃的城门洞,看到高大的木门上排列整齐的大圆钉都有点害怕。加之还有两层很高的木门槛,我个子小很难跨过去,要爬着才能翻进去。

每次进城看爷爷奶奶,常常在奶奶家把下午饭一吃就得赶紧出城门回家,迟了城门一关,就出不了城了。如果进城时间早,有时我也和哥哥上到安边鼓楼,最喜欢用吊着的粗木棍敲一敲吊着的大铁钟,铁钟发出沉闷的声音能传很远,但听起来很悠扬。

“三边”中心

安边营堡曾经是“三边”地区的政治、经济、文化中心。

清朝末年到民国初年,安边的商业比定边、靖边都繁华,商客云集,大街小巷都有商铺,是三边地区的“旱马头”。安边不仅座商较多,客商也多。凡晋、冀、甘、宁来货,多不在靖边或定边交易,而是直抵安边集散。然后,输出本地特产麻油、皮毛等。特别是每年的二月、六月、十月的骡马大会期间,蒙、汉、回客商纷至沓来,交易不绝。政治军事重镇,经济也发达,为了信息快捷,民国初年,“中华邮局”在安边设了二等邮局。这是三边及周边地区唯一的一个二等邮局,可以拍发电报。

清乾隆初年(1736),安边营堡已经有义学,到光绪四年(1878),城内设有官立初等小学两处,边外两处,私学一处。营堡有官立小学两处,私学一处。文化、教育事业远胜于定边、靖边两县。定边县内的文人也多出自安边东滩一带,群众文化素养也高于定边、靖边。

从安边人说话接近普通话口音,就能说明安边文化交流广泛,底蕴深厚。由于安边人的文化素养较高,知识丰富,能说会道,做事精明,常被人戏称,鬼都哄骗不了安边人。因此,周边人称安边人为“鬼见愁”。“鬼见愁”我认为没有贬义,是对安边人能力的赞扬,是一种尊称。

那时,安边营堡的宗教、信仰也多样化,有道教、佛教、伊斯兰教、天主教在此活动。清朝末年,安边就建有关帝、马王、三官、大帝、元帝、城隍东狱等庙宇,还有宏法寺、灵官殿、文庙十数处。群众的文化生活也丰富多彩。每年都有骡马会、庙会,春节也会有秧歌、社戏和晋剧、秦腔等演出。

安边遗留的文物也较多,清康熙三十六年(1697)二月,康熙亲征蒙古准噶尔部曾投宿安边在高善仁家吃早饭,并赠予黄马褂。加之本地做官的和外地来的官商也多,珍贵文物很多,有圣旨、黄马褂、象牙笏板、珍贵字画、瓷器等。这些文物,有的被外地人买走,有的至今还在家中保存,有的捐给县文化馆。

我父亲就曾把清康熙年间的礼部尚书张伯行,用棉花球蘸墨书写的“案有琴书炉有香,竹围茅屋柳围墙。柴门经月无人到,开过梨花又海棠”的大中堂和七幅人物绢画捐给了县文化馆。

营堡衰落

1936年以后,国共争夺安边的扯锯战争频繁,政权不稳定、政治不安定,工商业无以保障。加之1947年,国民党安边驻军将安边东西关民房焚毁。从此,安边贸易繁荣的景象不复再现,日渐萧条。

1949年9月28日,安边撤县,并入定边县。安边堡的城墙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损毁,当地政府拆了城墙上的砖铺了街道。群众也纷纷效仿,家家户户都用城砖和城墙土建房打墙上房泥,无人管护制止,成了残垣断壁。安边营堡的所有古建筑损毁殆尽,成了一种永远的遗憾。如果当时的政府,能有超前的意识,把安边堡保护好,那么,完整的安边堡一定又是一个参观游览的旅游胜地,也一定是我省乃至我国又一个很好的文化遗产,供人游览参观。

繁华不在,残垣犹存,文化尚在。不过,作者认为,从历史价值和旅游上看,安边堡仍有修复和打造的价值。 □张鹦

钩 沉

略阳东城门为何供奉张飞像

略阳东城门楼矗立在象山南麓八渡河畔,是略阳县城的地标建筑。该城楼最早建成于明正德十年(1515),距今已有五百多年的历史了。

略阳县城,本在城东三里凤山脚下,即三国蜀汉所筑的武兴城。该城池屡经战火,多次毁废,直到明正德六年,四川麻六儿农民起义爆发,陕西巡抚蓝璋派扶风县令孙玺去略阳筑城御敌,新城址改在象山脚下。城未筑完,义军突至,孙玺被杀害,起义军洗劫县城三天后撤退。略阳后任知县马翱,在孙玺修建城墙的基础上,补修城垣,建楼于城四隅,正德十年春落成。

由于新建城池三水环流,地势较低,多次遭遇水患,屡毁屡修。道光七年(1827)七月,略阳再次遭遇重大水患,以致庐舍倾圮,城垣损毁。时任县令金在绅奏请在凤山下原旧城遗址上另建新城。时任陕西布政司林则徐来略阳勘察后,同意移建新城并上报朝廷同意,道光八年正月开工,次年九月建成。

新城建成后,老城仅存的东门楼依然屹立八渡河畔。咸丰三年(1853),时任略阳县令张志湜将其改造成了张飞庙,在二楼供奉三国蜀将张飞神像,并悬铁钟一口。

那么,东门楼上为何要供奉三国猛将张飞呢?近期,笔者在编著《略阳灵岩寺碑石》一书时,意外在灵岩寺博物馆展室发现了原东城门楼上的铁钟,仔细查看铭文后,才弄清了原委。其文曰:

知略阳县事鹑觚张志湜,为斯邑连年水患,城关人民多溺,公心难安,虔诚许塑桓侯尊神圣像于东城门楼,以镇江河。

自此而波浪不生,永无水患,周邑均感圣恩无既。是以功成告竣,敬献神钟一口,永垂千古。

由铭文可见,时任略阳县令张志湜,在东城门楼上供奉张飞尊神圣像,目的是“镇水”,使略阳的江河“波浪不生,永无水患”。

张飞是三国时期蜀汉大将,字益德,今河北涿县人。早年曾与关羽等人一起追随刘备征战,并辅佐刘备建立蜀国,被封为车骑将军,领司隶校尉,进封西乡侯。公元221年,随刘备出兵伐吴时被部下杀死,蜀汉后主追谥张飞为桓侯。

张飞勇冠三军,为熊虎之将,他与“镇水”又有何关系?

据《三国志》记载,张飞有一匹战马乌龙驹,灵敏非凡,通晓人意。一天,张飞带队伍到耒阳(今湖南省衡阳市南部)休整。晚上,张飞的战马不停向西南方狂啸。张飞感到奇怪,于是骑上乌龙驹,发现耒水暴涨,他于是立刻唤起军民,加固河堤,堵住了洪水,挽救了耒阳百姓。百姓遂用石头雕制了一个马槽,供乌龙驹吃饲料。张飞随后带兵离开,空留下一个马槽。当地百姓为感念张飞功绩,为其建庙祭祀。

另外,在《三国演义》中,有一段张飞“大吼三声断当阳,喝断桥梁水倒流”的故事,所以民间就把他奉为镇水之神,并供奉在张爷庙中。其形象通常为关兴、张苞左右侍立怒目圆睁,抱鞭正襟危坐。如今在陕西咸阳、四川剑阁县等地,都有张飞神鞭镇水的传说故事。

由此看来,不管是哪个版本的传说或记载,张飞在民间都有“镇水”之神威,难怪略阳城门楼上要供奉他。

值得一提的是,略阳东城门楼上的张飞庙,直到清朝末年,依然香火不绝。1911年,清政府被革命军推翻,略阳最后一任县令桂超携家眷逃跑,将其当年从老家带来的贴身丫鬟田兆喜遗弃。田兆喜举目无亲,衣食无着,遂借居于张飞庙中,最后惨死于此,张飞庙香火逐渐趋冷清。后来不知何时,张飞的神像也被毁,城门楼上的张飞庙也就逐渐消逝在人们的记忆中了。 □石志刚

黄河老腔

老腔,是中国最古老的戏剧形式之一。在华阴,被称为华阴老腔,是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其名声大,享誉全国;在潼关,又被叫作黄河老腔,是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,近年来声名鹊起。

华阴老腔与黄河老腔同源同宗,一脉相承。它发萌于西汉,兴起于明末清初,诞生在黄渭洛交汇处的华阴双泉、潼关公庄一带。它是一种板腔体戏曲,被誉为“戏曲界‘活化石’”“中国最古老的摇滚乐”。

古时候,黄河、渭河航运繁忙,船工云集,船工号子此起彼伏,在天空回荡。住在黄河、渭河交汇处的华阴双泉、潼关公庄一带的百姓,长期受号子熏陶,吸收当地的民间艺术形式,运用民间古老乐器月琴、板胡、惊木等,汲取了黄河船工号子一领众和的特点,逐渐形成了一种一人主唱、众人帮腔、多人合作的说唱艺术。

过去,老腔的表演形式是皮影在前,演职人员在后台伴奏、演唱。现在,艺人们走出后台,手执乐器,边奏边唱,出现在观众眼前,成为一种独特的戏曲演出形式。

说起潼关黄河老腔,著名民间皮影戏老腔艺术家、老艺人侯德娃先生不能不提。侯德娃(1932-2002年),潼关公庄人。他10岁时,跟随华阴泉店村外祖父张小六学习老腔,15岁开始演出。1948年外祖父去世,侯德娃继承了其老腔皮影班社,走南闯北,四处演出,演技高超,名噪一时。

他“嗓音细腻圆润,行腔起伏跌宕较大,旋律节奏比较灵活多变,常常顺势而下……具有较浓的张小六的艺术风格。”后来,侯德娃成立了自己的老腔班社。1954年他移民银川,1962年返迁到潼关故里。落户公庄后,他带领当地一班弟子,在潼关、华阴一带演出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,在省地艺术大赛中,他10余次获奖,成为潼关民间第一代老腔艺术家、老艺人,为传承老腔艺术作出了突出贡献。

2009年2月,在县文化部门的支持下,原公庄村村委会主任陈孝宽等人,重新组织散落在民间的老腔艺人,成立黄河老腔艺术团。购置乐器和音响,置办演出服饰,恢复排练演出,使潼关濒临失传的民间艺术瑰宝获得新生。后来,在西北综合勘察设计院的支持下,黄河老腔艺术团更名为“西北综勘黄河老腔艺术团”。黄河老腔艺术团成立以来,特别是更名以来,在以老腔艺术形式唱响主旋律,宣传企业文化、传播企业精神的同时,注重挖掘、整理、传承潼关黄河文化、饮食文化、旅游文化,颂扬潼关新貌,日益发展壮大,成为潼关一张亮丽的名片。

黄河老腔表演时,演员在10人左右,以男性为主,服饰为传统款式,古朴大方,色彩斑斓,各具个性,互不雷同。演员既是说唱员,又是乐器演奏员,每人都有乐器演奏任务,或演奏弦乐器如板胡、二胡、地胡、抖胡、月琴等,或演奏打击乐器如马锣、钩锣、战鼓、惊木、钟玲、板凳等。

在演职人员中,主唱最引人注目。黄河老腔不管是演出《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》《咱们都是陕西人》《将令一声震山川》《黄河魂》等传统剧目,还是演出《黄河谣》《美食美景古潼关》《古潼新貌》《马超刺槐》及精准扶贫、抗击疫情、环境保护等题材的新编剧目,主唱往往是年近七旬的薛银照师傅。

薛师傅中等身材,精神矍铄,性格开朗,很有艺术天赋。他常常身着不系纽扣的大红色老式对襟布衫,贴身穿一件洁白的内衣,腰中系条灰色腰带,下身穿黑色裤子,脚穿老式黑布鞋、白袜子。

他表演声音洪亮高亢,略带沙哑,有时会进入“声嘶力竭”的境界;配合说唱,他有时手舞足蹈,有时眉飞色舞,声情并茂,全身心地投入,神色、姿态、动作有机配合,相得益彰、恰到好处。其演奏婉转悠扬、铿锵激越,演唱宽音大嗓、慷慨粗犷,具有苍劲、悲壮、磅礴、豪迈的声腔特色。

其他演员也跟着主唱或唱或说,或快或慢,或高或低,或拉或弹或敲,神态各异,配合默契。演出达到高潮时,只见一个男子,右手握着木块,左手托着条长板凳,快速走向台前,扬起手使劲用木块反复砸板凳,这一颇具特色的场景最令人难忘。

整个演出中,所有演职人员十分投入、尽责,那抑扬顿挫、慷慨激昂的说唱,那忘乎所以、尽情发泄的神态,那豪放洒脱、彪悍不羁的动作,那浓郁淳朴、土得掉渣的气息,那铿锵有力、激昂粗犷的风格,尤其是表现力十足的猛烈敲击木凳子的表演,给现场观众以强烈的震撼,让观众看得如痴如醉,不禁发出阵阵掌声。

黄河老腔,既继承了老腔传统的表演风格,又与时俱进,在乐器、服饰、唱腔、演奏等方面进行创新,融入了现代生活元素,给老腔这一传统艺术赋予了时代色彩。在表演方面,既保留《将令一声震山川》《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》《咱们都是陕西人》等传统经典剧目的演出,又适时推出了一大批宣传潼关历史文化、特色美食、秀美山河等题材的剧目,发挥了文艺“轻骑兵”的作用。

近些年,在国内外各种大型庆典仪式上,都留下了黄河老腔艺人们精彩演出时的身影。在潼关的黄河岸边、水坡巷里、山河一览楼旁、文化活动广场,常常能够看到黄河老腔演出的场景。前不久,新华社拍摄的大型纪录片《大河奔流——陕西篇》,对潼关黄河老腔产生的背景、起源、继承、发展、传承等作了全面展示,画面震撼,解说经典,大气磅礴,颇具感染力。

潼关的老腔艺人,非常重视老腔艺术的传承。在教育部门的支持下,2017年,潼关在“黄河老腔艺术团”成人团基础上,将本县中心秦东镇中心幼儿园作为基地,成立了“黄河老腔幼儿传承团”,后来老腔传承又扩大到南新幼儿园、城北幼儿园及秦东镇滨河小学。老腔艺人主打“娃娃牌”,让传统文化在娃娃心底生根、发芽、开花、结果。

黄河老腔幼儿团成立以来,老腔艺人根据娃娃们的特点,将黄河老腔传统的唱腔特色与时代特色紧紧融合在一起,手把手地教孩子们表演,口对口教孩子们说唱,毫不保留地为孩子们传授技艺。艺人们循循善诱,不厌其烦,诲人不倦,精心教导,创作人员还根据孩子们的年龄,传承创新演唱内容,编排了孩子们喜闻乐见、朗朗上口的《两饼两汤真真嘹》《潼关五免赞》《太阳圆月亮弯都在天上》《园丁赞》《我们都是党的娃》《红星闪闪》《东方红》等曲目。

黄河老腔,洋溢着秦风秦韵、散发着乡土气息,是潼关战争文化、河运文化、关隘文化孕育出的一朵民间艺术奇葩。

如今,黄河老腔作为一项非遗项目,走进校园,将一代又一代地传承下去。相信它的影响会越来越大,它的明天会更加灿烂辉煌! □张喜龙

民 俗

从『席镇』到文房『五宝』

镇是古代用于压座席的生活器具。大量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表明,迄今发现镇的使用最早在宝鸡茹家庄一号西周墓,春秋战国时期使用逐渐多起来。

我国汉代的墓葬和遗址中出土了数量众多的镇,镇的发展也在汉代达到顶峰。

席镇是怎么产生的?“天子之席五重,诸侯三重”

在陕西历史博物馆二楼“盛唐气象篇”展厅里,有一只酷似鼠标的兔子文物,非常吸引观众的目光。该文物呈米黄色,兔子呈俯卧状,头前探,后身弓起,一对长耳贴伏于胸前。这件文物就是“滑石兔”。

这件可爱的“滑石兔”究竟是做什么用呢?原来,答案居然跟古人日常生活的一件坐具“席”息息相关。生活中,很多词语里都可以见到“席”的蛛丝马迹,例如首席、列席、出席等。古代床榻上要铺一张席子,为了避免起身和落座时席子的移位和席角卷折,所以在座席四角放置“席镇”。陕西历史博物馆工作人员介绍,该馆的“滑石兔”就是“席镇”,于1956年西安市东郊韩森寨M45唐墓出土。那么,席镇是怎么出现的?

魏晋以前,人们席地跪坐,也就是双膝和双脚的脚背着席,臀部自然落在脚踵上。如果将臀部抬起,上身挺直,就叫长跪,又叫跽,是将要站起来的准备姿势,表示对别人尊敬。那时,从天子、诸侯的朝觐、祭天、祭祖等重大政治活动,到平民、百姓的婚丧、宴请、讲学以及日常起居等,都要在席子上进行,所以席子便成为中国古代用途最广泛的坐具。

古人使用席子的生活场景是讲究礼节规制的。一般生活起居、接待宾客都要在室内布席。布席讲究位正,孔子就严守“席不正不坐”的准则。由于人们地位和身份的不同,使用席子的数量也是不同的。《周礼》记载:“天子之席五重,诸侯三重,大夫再重”。就是说天子要铺五重席,诸侯要铺三重席,大夫要铺二重席,而平民百姓只能铺一重席。为保持席正,就需压以重物,造型多样的席镇便应运而生。

造型多样 构思巧妙 再现汉代人的匠心独具

席镇多以一组四件的形式出现。关于制作镇的材料,鉴于镇的主要功能为压席,所以镇应由金属、玉石等密度大的材料制作,体积较小,有些也在镇内部灌入铅、细沙等以增加重量。为了避免牵绊衣物,汉镇的造型一般为重心低且稳的半球形,动物造型的镇则身体蜷曲蟠伏,动物造型有虎、龟、蛇、牛、凤鸟、辟邪、蛇、骆驼、搏兽等形象。也有人物形镇及少量博山形以及两兽相搏形镇。这些席镇制作精美,构思巧妙,再现了汉人的匠心独具,代表了西汉时期手工业的发展水平。

1986年6月,兴平县(1993年撤县设市)庄头镇仪空村出土的错金银铜虎镇,一套仅存2件,形制相同,采用铜壳灌铅的方法制成。圆形底座,虎作回首侧卧状,前后腿蜷曲,头部俯于背正中,双目圆睁双耳后抿,长尾紧贴躯体,整体以错金银工艺表现虎的斑纹,显得毛皮丰满而又凶猛。金、银、铜三色交相辉映,以写实手法再现了虎凶猛的天性与静卧而欲动的神态。1974年,兴平县西吴镇北吴村,出土了一套4件的花斑纹石虎镇,质地为海底沉积岩化石,虎作团卧姿,四腿蜷曲,其中两只向左回首、另两只向右回首俯于背上,宽鼻大嘴,双耳贴于头后,神态凝重,通体自然斑色,显得形象生动。选材别致很有特点,因为用海底沉积岩化石作为虎镇仅见此一组,在全国比较罕见。目前,该组文物藏于咸阳市渭城区文物保护中心。

人形铜镇则以造型生动、神态诙谐见长。1972年,西安北郊第二砖瓦厂汉墓出土了一组4件铜镇,均作跪坐状,皆着右衽大袖长袍,头上绾髻或裹巾。其中,两人左手支地,右掌举于胸侧,侧首而视;一人双手抚膝,坐姿端正,张嘴大笑;一人侧身垂首,肩背半露,闭目打盹,为正在说唱的俳优艺人形象。

变身为文房第“五宝” 寄托文人雅士之风骨

魏晋南北朝至隋唐,随着佛教的传入,椅子作为一种方便的坐具传入中国,人们逐渐由席地而坐改变为垂足而坐,席镇的功能逐渐由压席而变为压纸,进入文人的书画桌上,产生了镇纸的雏形,并逐步发展成继笔、墨、纸、砚之后的文房第五宝——镇纸。

有了席镇才有了后世的镇纸。陈浏的《陶雅》卷上这样记载:“镇纸谓之压尺,铜与瓷玉皆有之,亦多肖生物者。”可见与外国的油画、水彩画是在倾斜的立面上画不同,“中国画”是画在宣纸或绢上的,纸轻薄,必须要有重物压在上面,于是文人画士的案头就有了镇纸。本来压住纸绢不是难事,石块、瓦块甚至砖头都能完成,然而凡事一进入文房,立马就讲究起来。

从席镇到“文房五宝”,是文化的传承,镇纸原来只需重物便可,防风掠过时,笔染宣纸又或纸沾砚墨。但自古以来,千余年的文房气息,从未忽略任何一样小器,文人雅士之风骨,全然沁润在每件文具的纹理之中,留与今人。

目前,陕西历史博物馆研发的独孤信印章系列文创产品,其中独孤信印黄铜镇纸,就是一款非常深受人们欢迎的文创产品。 □汉唐三三

花斑纹石虎镇(汉代),咸阳市渭城区文物保护中心藏。

陕西历史博物馆独孤信印镇纸(文创产品)。↑

错金银铜虎镇(汉代),茂陵博物馆藏。←

滑石兔(唐代),陕西历史博物馆藏。↑

社址:西安市莲湖路239号 邮政编码 710003 广告经营许可证:陕工商广字01—018号 陕西日报印刷厂印 地址:西安市环城南路东段1号 本期零售价壹元伍角